

往事如昨

除夕夜值班饲养院

刘卿

那是1981年的除夕,爸爸独自在生产队的饲养院值班,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,因为我和二姐特意去饲养院接过爸爸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生产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,村里决定把它一分为二,就这样,我们老二队分割成二队和三队,分别由爸爸和另一个伯伯当队长。

我爸老实敦厚,就知道埋头苦干,而挑头当三队队长的伯伯,则精明干练,雷厉风行,所以在没分队之前,他俩一正一副搭配得很好。但要分开了,爸爸就明显地暴露出了“弱势”。一开始自由报名时,爸爸这边就饲养员老李爷爷和保管员门伯伯铁铁地愿意跟随着爸爸。

妈妈说,也不怪大家都不乐意跟着爸爸,看看,三队把村西的饲养院还有场院都弄去了,我们这队就只能重新在离村二三里远的山里现盖饲养院,现夯实场院,还有凡是精明一点儿的人都能看出来,我们队的一等地明显不如三队的多……

好在到最后,本家的一些同样老实巴交、脾气相投的,都自愿或被动员靠拢了过来,爸爸的这一队总算成立了起来。

新生产队的饲养员当然还是老李爷爷,爸爸说他不只懂牲口,还拿牲口当孩子一样摆弄,饲养院交给他一百个放心。只是,我们队新盖的饲养院离村有些远,老李爷爷岁数又大了,腿脚不那么利索了,回家吃饭就不方便,索性他就天天住在了饲养院。为这个,爸爸深感愧疚,偶尔家里做点儿好吃的,就让妈妈留出一些,捎给老李爷爷。老李爷爷整天乐呵呵的,用心摆弄着牲口,还很知足地说,他家里儿子媳妇也总想着法地做好饭带给他,他住饲养院里不仅没受“磕打”,反而能吃上双份的好饭。老李爷爷半夜也忘不了填草加料,把牲口饲养得膘肥体壮的。

爸爸和全队埋头苦干一年,到了年底一结算,我们队的开支竟然是全村十一个生产队的第二名。老李爷爷高兴地说,跟着爸爸一点儿没错。

爸爸嘿嘿一笑,提前就跟老李爷爷打招呼了,说过年说啥也要放他两天假。老李爷爷却说:“咋了,人过年,牲口就不吃饭了?”爸爸说:“我来顶班。”据说他们俩争执了好几个来回,爸爸以自己年轻、健步如飞,喂完牲口也不耽误来回吃饭的优势,迫使老李爷爷放假两天回家过年了。

那年年三十晚上,爸爸匆匆吃完饭,就又赶去饲养院了。他说,等拜年时他就赶回来了。

因为爸爸不在家,家里安静了许多。但妈妈说,爸爸即使值班去了饲养院,我们也要12点准时放鞭。哥哥领了放鞭任务后,可精神了,提前十多分钟就上院子里把准备好的鞭都挂起来了,然后猫在外面,隔着窗让我们几个给他报时。我们也郑重其事地瞅着钟,一到了12点,马上就喊哥哥,哥哥立马就点上鞭,“噼里啪啦……”我在炕上一边捂着耳朵,一边蹦跳着,想:“爸爸听到了鞭炮声,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?”随着我们家的鞭炮声,左邻右舍也接到了信号似的,“噼里啪啦”地都响开了。

妈妈抱进早准备好的芝麻秸,在一口锅里烩上大个的芋头、金黄的南瓜,在另一口锅里烧水,就等爸爸一回家就下饺子。

芋头和南瓜熟了,水烧开了凉了又烧开,爸爸还是没回来。妈妈说饺子一定要等爸爸回来才能吃。

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,哥哥和大姐也急不可待地出去拜年了。我就想等爸爸回家吃饺子,看着我着急巴火的样子,二姐突然说:“要不,咱俩去接爸爸?”

“好啊,好啊。”我痛快地答应着,跳下炕,一边把脚往新棉鞋里拱,一边就往外奔。妈妈在后面叮嘱:“走夜路小心点,快去快回。”

小村里,家家户户门外都亮起了红灯笼,明亮又温暖。我们三窜两窜就出了村。路一下子黢黑起来,风似乎也冒了出来,平日走惯了的路高低不平起来,深一脚浅一脚的,我突然有点害怕还有些冷意,忍不住去牵二姐的手,她的指尖也传来一些抖……

我们小心翼翼地跑起来,还一边唠着嗑。二姐说:“妹呀,你说,好多年以后,咱们要是想起现在,会怎么样?那时咱们都应该长大了吧,又在干什么呢?”我说:“姐呀,等好多年以后,咱俩一定要一起说说今晚,不,应该是今早了。”在东一句西一句的拉呱小跑里,牵着的手开始传递着温暖。

上了一个坡,又一拐,豁然看到了饲养院温暖的灯火,路一下子平坦宽敞又明亮起来。我们欢快地叫着“爸爸,爸爸”,人已经扑进了门里。

爸爸正在给一头小马驹添料。“急了?”爸爸扭头看着我们,笑盈盈地说,“你们老李爷爷说半夜要添料,马上就好了,咱们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回家时,我一手牵着二姐,一手牵着爸爸,两只小手都被温暖着。土路也感觉白亮亮的,没有了来时的黑暗。小村的鞭炮还在此起彼伏地响着,闪烁的光亮滑过墨黑的夜空,比星星还美。

我还有一个劲问爸爸,“爸,你为啥要替老李爷爷值班啊?”“老李爷爷一年没得闲,过年了,还不应该歇一歇啊?”“你也一年没得闲啊?”“可俺是队长啊。”爸爸刮了一下我的鼻子。

回家的路短暂又顺畅,似乎说话间就到了家门口,在温暖的灯光下,弥漫的烟火里,我嗅到了饺子的香气……

大年夜借车

林红宾

年关近了,朋友魏隆进城办事,顺便找我玩耍,久别重逢,相见甚欢。魏隆道:“日子过得真如流水一样,又要过年了。没跟你说过的,去年过年我家里发生的一件奇事儿……”

魏隆的家濒临路边,便利用天时地利,开了个小商店。除夕那天吃过晚饭后,天空飘飘洒洒下起了小雪儿,从外面走进一个陌生汉子,憨诚地笑笑说:“我在外面办事,本想傍黑天赶回家,谁知乘车到了北面的小镇,司机不开了。路上别说车辆,连行人也少见,没法子,只好步行七八里来到这里,见你的店门开着,就进来了。”魏隆问:“你是哪村人?”汉子说:“南面柳林铺村。”魏隆说:“这儿距柳林铺足有40里,恐怕你赶不回去了。”

魏隆热情地张罗汉子坐在炉旁,随口问道:“柳林铺有个叫柳雨亭的人,你认识么?”汉子说:“他是我叔,在镇中学干校长,你知道他?”魏隆说:“他是我高中同学。”汉子一边烤着火,一边瞅着旁边那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,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外面不时传来爆竹声,汉子听了有些坐不住了,无奈地说:“大叔,看得出你心眼好,能否把自行车借我一用,这样我就能赶回家与家人团圆了。”魏隆打了个愣怔,压根儿没料到他会提出这个要求,汉子诚恳地说:“我叫柳远林,额角上有块疤,最好辨认。大叔你尽管放心,明天上午11点,我一定准时来送还。”魏隆打量了柳远林好半天,觉得他是个老实人,这都大年三十晚上了,便答应帮他这个忙。

不一会儿,魏隆的爱人回来了,听罢事情缘由一个劲地埋怨:“你傻呀,把刚买的新车借给一个陌生人,现在社会上的骗子,都有一套骗人的伎俩。”让爱人这么一“点拨”,魏隆的心也烦乱起来。

一宿分为两年,除夕连着初一。天刚放亮,魏隆就去给父母、乡亲拜年,等一一拜完了,也好傍晚了。他和爱人赶紧回家,一边看电视,一边望眼欲穿地等着柳远林的到来。过了11点,柳远林没来。又过了半个小时,仍不见踪影。

于是,魏隆带着心事出门转悠,看看手表,哎哟,12点啦!柳远林还是没来,他不由得火冒头顶,坐立不安。恰在此时,柳远林风尘仆仆地赶来,一进门直赔不是,并从提包里取出一瓶茅台酒,说要与魏隆喝几盅。魏隆嫌对方不守时,面露不快,抱怨了几句。这时,柳远林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,说:“按理说昨晚我应付给你押金,可当时我身上的钱全花光了。大叔,打扰了你们过年,再次道歉,这钱您收下。”言罢离去。

柳远林离开不到一袋烟的工夫,魏隆的岳父匆匆赶来。魏隆两口子深感惊讶:“大年初一就来了,有什么急事?”岳父长叹一声:“今天一大早,小孙子跑去给我拜年,在外面放爆竹,把手打伤了。我背起小孙子就往公路上跑,想拦辆汽车,可横竖等不着。在这紧急关头,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,他见孩子伤得不轻,就问我到乡医院有多远,我说有4里路,他看了看手表,说是要到前面村子送还自行车,约好11点准时赶到,如果把你们送到乡卫生院,再去还车肯定会晚。不过,他还是二话没说把我们送到了乡卫生院。谁知到了乡卫生院,我又忘了带钱,是他替我交了挂号费和治疗费,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。我和小孙子回家后,赶紧找那个心肠好的还车人,听说这人到你们家来了。”魏隆说:“哎呀老爸,您早来一步就好了,他刚走了不大一会儿……”

乡村记忆

房檐下的年货

姜德照

过去的人,把年看得很重,进了腊月门就开始准备年货了,年味慢慢浓郁起来。这些年货一般是在集市上买回的猪牛肉、猪头、猪下货,从供销社购买的大鲇鱼、刀鱼以及宰杀的鸡鸭等等。买年货要早下手,接近年关恐怕就买不到了。早年没有冰箱、冰柜,买回的年货分别用塑料布包严实,一律挂在家里瓦房的屋檐下,一则屋外温度比较低,可以风干着,避免腐烂;二则猫、老鼠之类吃不到,安全。

小时候在农村印象最深的是“劳子干”,即老板鱼、学名孔鲮,过年吃这种鱼的人家很多。我奶奶多是提前买回家,洗净去掉鱼的内脏,拴上一根小绳,高高地挂在屋檐向阳的地方,风一吹,鱼就随风缓缓摆动,慢慢地就风干了,这是农村过年一道耀眼的风景。

农家人对鱼肉之类的年货,大多要算计着买。我那小脚奶奶,虽然没上过一天学,但过日子料理的账算得很精细,老人家好像对数字特别有天赋。比如,过年购置年货,奶奶早就计划好了:大年三十晚上那顿全家团圆饭,上桌的菜要有一条大鲇鱼,初二爷爷的几个老外甥来“出门”(拜年),这桌客酒菜必须丰盛点,得上大鲇鱼、炸刀鱼,还有煮的猪头肉以及大肠之类,后面的客相对分量轻点。不过,奶奶招待客人的菜,一般都是8个,荤素凉热皆有,大碗与盘子齐全。她最喜欢用炒猪肚、凉拌猪耳朵招待客人,而在这些菜肴中,主打菜就是“劳子干”。于是,我家过年前,屋檐下一般要挂好多“劳子干”。挂在屋檐下的年货,大多数要在腊月廿六七,拿下来上锅煮熟。这往往也是处理猪头、猪下货的时候,把烧红的烙铁在猪头上烙光猪毛,再放进大锅里煮烂乎。猪蹄子煮烂了,可以和猪皮一起打冻。这两天也开始杀鸡,大公鸡养了一年,到年底要吃掉。杀鸡可是个技术活,我家没人会干这活,伯父是个书生不会杀,我年龄小,不敢杀。那一年,爷爷破天荒要自己杀鸡了,我、伯父和爷爷三个人,满院子撵,好歹把那只大公鸡捉住了,爷爷抓在手上,动手杀鸡,在鸡脖子上用刀划一下,就把鸡丢在地上,结果过了一会儿到院子里去拿鸡,发现鸡竟然飞到院墙上,在那里叫唤呢!

腊月里把年货挂在屋檐下,当年在胶东农村随处可见。那时候生活虽然并不富裕,但很少发生挂在屋檐下的年货被偷走的现象。